

图片新闻

韩国世界级庆典 天国乐团展祥和

【明慧网】韩国光州的“2016 忠壮庆典”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三日举行，来自韩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多个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参加了此次活动，场面壮观华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庆典。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给众多观众送去祥和与美好。在街道舞台前方天国乐团演奏一曲“神圣的歌”，观众们认真倾听并高兴的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有节奏的拍手。主持人介绍天国乐团说，法轮功是身心修炼大法，天国乐团队列很整齐，请大家再给演奏美好音乐的天国乐团热烈的掌声。



美国会报告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明慧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发布了“二零一六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说，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使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并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

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

报告注意到，继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继续骚扰、虐待法轮功学员，包括对法轮功进行造谣诬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骚扰、任意拘留、虐待，并非法开庭。这些迫害由政府高级官员指挥进行，各省和地方“六一零”办公室监督执行。

与前年一样，中共当局继续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为达到这一目的，当局在监狱、“法制教育中心”和强制性戒毒中心使用极端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已将这些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记录在案，这些恶行包括电击、剥夺睡眠、不让吃饭、灌食、注射不明药物、殴打、性虐待，以及被强制送

到精神病院。

报告说，据明慧网公布的二零一五年人权报告，当年遭绑架、抄家和骚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近二万人次。英文明慧网收集的资料显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六年四月，有一百五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超过百分之九十没经过审讯。

大陆黑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

中共地方政府和官员使用黑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企图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例如，二零一五年十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建三江当局，使用报道中已关闭的法制教育中心拘押一名农场工人。另外，法轮功学员石孟文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继续被关押在所谓的法制教育基地。

报告说，黑监狱在大陆非常盛行。劳教所仍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换汤不换药。

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括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对中国的大量器官移植手术使用在押

囚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报告表示关注。

报告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二零一六年通过 343 号决议，国会众议员们就持续可信的，在中国发生的系统性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行径，包括从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报告，表达关切。在《美国器官移植杂志》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三日刊登的题为《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文章中，作者们也对众议院决议中提出的中共强摘器官议题表达了关切，并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已经停止。

二零一六年八月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开幕前，出于担忧器官来源问题，会议的组织者器官移植学会拒绝了来自中国的二十八篇临床论文中的十篇。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表示，“据报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者是恐怖的器官强摘罪行受害者。”

从火爆脾气、强势自我到体贴谦和

原在台湾医疗财团法人综合医院担任驻卫警的刘大猷，因为轮流值班的关系，经常昼夜颠倒。眼见许多同事，大夜班时吃药硬撑精神，下班后有的须吃安眠药帮助入睡，日复一日，结果经常到医院报到求诊，仍然无法解除困境。

幸运的是，刘大猷在身体健康亮起红灯之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之后，碰到感冒或病痛，无论严重与否只要二、三天就能安然度过，身心轻松、头脑清晰，精神特别好。

修炼之前的刘大猷脾气很大，一说就爆。凡事喜欢强求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对方不听从，脾气就上来，

经常发脾气是他的“商标”。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刘大猷一百八十度转变。他笃行真善忍的法理，懂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先冷静下来，向内查找自己的不是或不足，遇事也只提供意见出来参考。刘大猷说：“很多时候，对方反而较能持平地看待，不会因为心里不舒服而反弹，反而接受我的意见，主动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这种时候，我就自我提醒：不能自满产生欢喜心、骄傲心或干事心等这些执著。”

从他的改变，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刘大猷的母亲和儿子也相继修炼法轮大法。



台湾刘大猷喜得法轮大法，找到人生方向，身心轻松自在。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下图为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二日千名纽约法轮功学员以曼哈顿为背景排出“法轮大法”四个字。



起死回生不是神话

【明慧网】我叫张国玉，今年四十四岁，是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一个普通农民。

我第一次发病是在二零一二年，那年我四十岁，原先我身体强壮，干很多的活也不觉得累，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份因为双腿水肿、皮肤发亮。最终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我在乡镇医院、县中医院、市人民医院治疗都无效。肚子大的好似怀孕七、八个月，输液输得肚子好像要炸开一样。后来又转到了济南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治疗方案同家里的医院几乎如出一辙，只是不经常性地腹腔穿刺“放水”。十多天后病情虽有好转，也起色不大，所以我只能出院回家休养了。

一个月后我开始嗜睡、昏迷，生命危在旦夕，再次被家人送往县中医院，当晚家人都准备好寿衣、灵床了。

我家中大嫂修炼法轮功，急忙让我家人在我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求李老师救命”，结果第二天清晨我奇迹般地清醒了，连

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家人第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就在办完出院手续的那天，我突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全身大汗不止，经外科诊断为：脐疝嵌顿，生命出现危险，只得转入外科做急诊手术。老主任说因为严重腹水，身体状况很差，也许连手术过程都坚持不下来。家人怀着一线希望还是让我做了手术，但术后好久还是腹水不减。

因为昂贵的住院费用和我的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所以我再也不想治疗了，就回家等待天命。

回家后我真正开始相信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从修心性开始。两个月后，我的身体出现奇迹，慢慢地能炼功了，身体感觉出现神奇，腹水消下去很多。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逐渐能行动自如，能下地种菜、自己做饭了，我决心不再停下来，天天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忠厚长者被邯郸劳教所毒针致死

【明慧网】我今年三十八岁，我们家住在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蠡吾镇南关村。我的父亲吴瑞祥，原来脾气暴躁，每日抽烟、喝酒、赌博，家庭关系搞得很紧张，我们都不敢跟他说话，生怕不小心惹怒了他，有意躲着他，他自己也觉得生活的无趣，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一九九六年，我父亲开始修炼法轮功，把烟酒全戒了，说话慢声细语，勤劳肯干，家庭和睦。我家种了三亩田地，种菜、卖菜，基本上他一人全包了。人们都说我父亲变好了。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庆幸我爸爸遇到了法轮功，我们一家幸福的日子终于来了。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左右，蠡县国保大队恶警韩金锁领着七、八个人闯入我父亲（小名“大锅”）家中。父亲开门时，恶警说：“蠡县给你们开个学习班，两天就回来了。”没等我父亲说一句，就强行将他带走了。之后开始强行抄家。

他们的野蛮行为吓怕了我八十多岁的姥姥和孩子，姥姥整日说话颠三倒四，说你爸爸回家了？怎么还不回来？抓人来了，又来一群人抓人来啦！整日整夜的思念和期盼，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每日惊慌，最后郁郁而终。我妈妈及家人整日以泪洗面，这些伤痛至今无法还原，你们又有谁能体会呢？撕心裂肺的痛。

当晚，父亲由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和“610”成员的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到派出所。我们去看时，我父亲戴着手铐、脚镣。家人问他们：“犯什么罪了，给戴这样的重刑具？”他们不吭声，给解开了。我们十分担心，因为所里的这些人我们不跟他们讲理，下午接着去，却见不到我父亲了，说是拉走了。去哪？不知道，不让说。

我母亲到公安局要人，局里人说，让找韩金锁，就找他要人。公安局局长王军昌说：“不知道，人不是我抓的，问派出所吧。”我母亲哭泣着说：“不是你抓的，也是你指使的，你不下命令，他们就敢抓人哪？你不承认也得承认。”王军昌没法推辞了，这才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张非法劳教我爸一年的判决书交给了我的妈妈。

将近快一个月时，邯郸劳教所给我们家打来电话，说让我们配合父亲“转化”（转坏）放弃修炼，否则就让父亲没有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许我们见他。我妈急忙说：“他是好人，为人善良，不爱说话，你们可别害我们，他是我们村有名的好人。”他们说：“他不说话，不配合我们，如果你们劝不动，就给他延期，二年、三年。”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

有一天邯郸劳教所打来电话，让我们当日去所里接我父亲回家，我妈让我找大队长问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父亲肺有点不舒服，大队长有事，抽不出空来，你们自己去吧。李小民说，路费给你们报销。我们认为父亲要自由了，什么也没有想。

年轻的我们就这样坐车去往邯郸，途中劳教所多次打来电话问：“出发了吗？快点。”我心想，他们怎么比我们还着急？因为到那里天已经黑了，我们住了一宿旅馆。第二天上午去后，所里人说怎么来了不早说？早说，晚上也让你们把人接走。我要求见父亲，他们说，你把你的身份证给复印一下，办完手续后，才让见。我无奈，又在他们已写好的我看来十分不公平的写有让我父亲不能炼功，及因肺部有病，因需保外就医，及费用让我们自己承担，和所内没有关系等签字后，办清了手续，才看到我的父亲被两个人架着，而且不能独立行走。

我们抱头大哭，父亲说，他已经好多天吃不了饭了，吃了就吐。劳教所说，回去你们给他好好检查，慌忙关上铁门，就走了。父亲却说，你们不该来，我都成这样了，还出去干什么？

回来的路上，我们先让父亲吃些东西，他连稀面条都咽不下，十分困难，说嗓子粘稠，只能喝些水，时时伴吐，脸色蜡黄。父亲一直说，你们不该来。

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我们回到家，劳教所的警察对在押人员们说过：“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员才叫办保外就医吗？除了花了大把钱的，就是五脏六腑都衰竭了，就知道你已经活不成了，为了不让你死在劳教所，才让你回家的，所以你就是回去了，也活不了几天。”还说过，每年都有几个规定的死刑犯特权，还有一个名额呢！

而后邯郸劳教所曾两次打电话询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我大声反问他们：“你们到底对我父亲做了什么？给他打的什么毒针、什么毒药？”时，他们一声不吭挂断了电话，那屋，我父亲惊恐的听到是他们的电话后，身体瑟瑟发抖，可见他们不知对我父亲及其他大法学员实施了多少见不得光的刑罚。

我父亲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含冤离世，一个才五十多岁非常健康、善良的好人就这样被中共夺走了生命。父亲咽气时，眼是睁着的，走得非常安详，那天晚上，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而他的身体直至火化那天，都是软软的，没有僵硬——人们不由的称奇，说不愧是修佛法的，就是不一样，没白修。

那天村里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说要不来对不起他，再送他一程。乡亲们说父亲冤呀，连老天都在给他送行。在抬棺前，我妈擦起父亲的衣服说：“你们看，从肚子直到胸前都是大大小小的红斑。”乡亲们不禁点头说，这是毒死的表现啊，以后咱们村红白喜事随叫随到、抢着干最脏的活的人走了。我望着雪花，对父亲叹道，老天爷都在给咱们鸣冤啊，这是什么世道呀？！（节选）（文／吴清芳）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底，三十九岁的我走投无路，带着满身的枪痕、刀疤，拖着肿得发亮的双腿，从大都市回到了乡下老家。年迈的母亲伤心而又恨恨地说：“我要知道你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一生下来就该把你掐死啊……”

少不谙事横行江湖好勇斗狠

我初中未毕业就在社会上混了，成天腰里别把刀。为了打架斗殴，我的肝被对手捅破过，心包被捅破过；为打架我进看守所、劳教所六次，前后加起来时间达十年之久。

吸毒成瘾 身心俱伤

吸毒不是好事我也知道。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就戒毒无数次，花了不知多少钱，最终毫无结果。而且瘾越来越大，发展到大动脉注射，连戒毒所都不敢收留我。此时的我已不再如当年般威风八面了，已是面如土灰，骨瘦如柴，双腿浮肿，废人一个。为了摆脱这梦魇般的生活，我选择了自杀。也许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我命不该绝。

二零零六年底，回到老家，母亲除了怨恨之外，慈母之心使她又为我指了一条光明大道。我大哥以前是多病缠身，修法轮大法后百病全无。母亲认为只有法轮大法能救我。

得法重生

大哥捧出了宝书《转法轮》，我接连看了三遍，我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我如果早早看到，何

昔日江湖亡命汉 今日正道修炼人

文/昕航

苦会落到今天这般境地？！我铮铮男儿抱着妈妈嚎啕大哭一场，我对自己说：这功我一定要坚定地炼下去。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我身上显现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双腿水肿全消，脸色红润，身体康复。以前花了多少万元未能戒掉的毒瘾，现在没花一分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是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得了的。

几经魔难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我因喷写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标语，被非法抓捕，定我一年半劳教。这个劳教所是我往日横行江湖时经常出入的地方。一进劳教所，碰到许多的昔日江湖朋友，他们都非常惊愕。因我今昔判若两人，劳教所上上下下知道我的人，都暗暗赞叹大法的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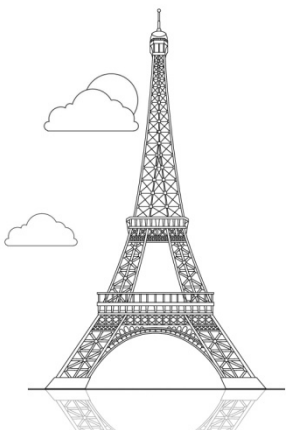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再次因为喷写法轮功标语而被非法抓捕，这

次被重判四年劳改。狱警明明知道是法轮功改变了我，但也要用重刑来“转化”我，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他们要完成上面压下来的“转化率百分之百”的指标。

这个监狱的邪恶程度外人是无法想象的。狱警将我双手用铐子吊在门框上，脚尖着地，为了增加我的痛苦，在我后背与门之间强塞进一个枕头，使人有着五马分尸般撕裂的疼痛，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往我嘴里塞脏抹布，我咬紧牙关不让他们得逞，后来只好把我放下，一落地我就虚脱了。还有一次，我制止他们打其他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拖到工场，几个人对我拳打脚踢，在我肚子上乱踩，直到我大便失禁。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终于走出魔窟，前后五年之久的非法关押，并未消磨我修炼的意志，反而锤炼了我，使我更加坚定了，修大法一定要一修到底。

巴黎景点的 义工与游客



一天，法国巴黎旅游景点的义工给一个游客讲贵州藏字石的故事。（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境内有个二亿七千万年前形成的大石头上有六个天然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告诉他天灭中共是天意，退出中共保平安。游客问：“真有这事？”“当然有，自从从央视播出后，很多人都去看过这个大石头。你看天都要灭它了，咱可不要误了自己的生命，退出党、团、队，保平安过劫难。”正在这时，一个游客走过来说：“我就是贵州省平塘县人，这个大石头我看过，真是这个样。原来的门票是五块钱，现在变成五十块钱了。自从你们讲了这件事以后，县城里共产党打出了很多标语，意思是想叫老百姓不要信那个大石头。那个石头太大了，它也遮不了，也盖不住，老百姓还是照样去看。我也是看了大石头以后，听你们的人讲（三退），我退了，我还叫我家里人都退了。”

听了“亡党石”的真相，这位游客马上登记了退党。